

社区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赋能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

李心冉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5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8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17日

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速的当代中国社会，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为一项兼具公共健康意涵与社会治理维度的重大议题。社区作为老年人晚年生活最为核心的空间场域与社会关系网络载体，其所承载的社会支持功能正在从养老服务的边缘性补充力量转变为基础性支撑力量。本研究以社会支持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与积极老龄化框架为学理基础，系统考察社区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赋能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支持通过情感慰藉、认知重塑、社会身份重建与压力缓冲四条相互交织的机制路径，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维护系统。然而，当前社区支持体系在心理健康赋能方面面临着供需结构性错位、城乡资源配置失衡、专业化服务能力不足以及数字技术应用中的非均衡可达性等现实困境。针对上述困境，本文从制度供给、专业建设、网络协同与数字包容四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以期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心理健赋能功能建设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社区社会支持，老年人，心理健康，优化路径

A Study on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Community Social Support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Older Adults

Xinran Li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choo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y 22,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7, 2026

文章引用: 李心冉. 社区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赋能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9): 196-203.
DOI: 10.12677/ar.2026.139645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the accelerating progression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older adults has increasingly emerged as a major issue with implications for both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governance. As the most central spatial setting and social network carrier for older adults in their later years, the community's function of providing social support is transitioning from a marginal supplement to a foundational pillar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Grounded in social support theory,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the active aging framework,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empowerment mechanism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through which community social support influences the mental health of older adul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ommunity social support operates through four interrelated mechanisms—emotional consolation, cognitive reshaping, social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nd stress buffering—forming a multi-tiered and holistic system for safeguard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older adults. However, the current community support system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empowering mental health, including structural supply-demand mismatches, urban-rural imbalance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service capacity, and unequal accessibili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from four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supply, professional capacity building, network coordination, and digital inclusio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hancing the mental health empowerment function of community-based elderly care service systems.

Keywords

Community Social Support, Older Adults, Mental Health, Optimization Pathway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 21 世纪的基本国情，随着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 2025 年末 60 岁及以上人口 32,338 万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 22,365 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1307 万人和 342 万人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这一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正在系统性地重塑家庭结构、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也对老年群体的精神福祉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老年期是人生发展历程中社会关系网络发生剧烈震荡的阶段。退休意味着职业角色的终结与同事关系纽带的断裂，配偶与同龄友人的相继离世带来了情感联结的不可逆损耗，子女因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双重压力而难以实现朝夕陪伴。这些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使大量老年人陷入社交网络萎缩与情感支持匮乏的双重困境。据统计，我国 23.76% 的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孤独感，26.4% 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²。与 2015 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比较，2021 年我国老年人的孤独感大幅下降、幸福感显著提升，显示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的获得感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和老龄事业取得较大进步，老年社会服务和心理关怀政策取得一定成效。

¹https://www.stats.gov.cn/xgkj/jd/sjjd2020/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²http://psy.china.com.cn/2024-12/19/content_42992178.htm

社会支持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类途径获取包括物质、精神、情感及倾诉等资源在内的一种社会互动过程[1]。在传统社会中,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主要依赖以血缘和姻亲为基础的家庭支持系统,子女承担着赡养老人、陪伴老人的核心责任。然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人口流动的大规模化以及持续的低生育率水平叠加作用,使得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精神支持功能不断弱化。城市中子女与父母分居两地已成为常态,“空巢”家庭的比例持续攀升。而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留守老人的孤独处境更为严峻。家庭支持能力的相对衰退,从反面呼唤着社会层面支持体系的介入与补位,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社区作为老年人日常活动的地理单元与关系场域,其所承载的社会支持功能日益受到外界的高度重视。社区不仅能够为老年人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服务与生活照料,更能够营造邻里守望的情感氛围、培育互助共济的社会资本、构建心理健康预防性干预的社会网络。社区社会支持正在成为连接个体心理健康与社会福利体系的枢纽性力量,其赋能价值的充分释放,关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基层落地效能。

基于上述现实关切与理论思考,本文聚焦于社区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赋能机制这一核心问题,旨在回答三个层层递进的研究议题:社区社会支持通过何种机制路径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赋能效应?当前社区支持体系在心理健康赋能方面面临着怎样的结构性困境?应当从哪些维度着手优化社区支持体系以增强其心理健康赋能效能?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系统分析,本文期望为提升社区养老服务的心理健康服务功能提供理论支撑,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社区层面的实践推进提供学理参考。

2. 理论基础

社会支持理论及其在老年研究中的适用性

社会支持理论(Social Support Theory)是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范式之一,社会支持理论旨在解释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如何通过提供情感、信息与实际帮助,来缓解个体压力并促进身心健康。该理论由科布(Cobb)于1976年首次系统阐述,他将社会支持定义为一个信息传递过程:通过传递特定信息,使个体感受到被关怀、被尊重、自身价值得到认可,并确信自己处于一个具有互惠义务的关系网络中,此外科布还证实了社会支持在医学领域的积极作用,并预见其应用将拓展至更多领域,此后,该理论被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借鉴与发展,内涵不断丰富,成为多学科交叉的重要理论模型[2]。

在老年研究中,社会支持理论的适用性尤为突出。老年期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面临多重挑战的生命阶段,职业关系的瓦解、亲密关系的丧失、代际交往频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共同导致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来源逐渐从多元走向单一,从正式走向非正式。然而,社会支持理论的一个重要洞见在于,即使支持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支持的存在与否及其质量优劣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研究证实,社区生存安全环境、服务获取环境、休闲娱乐环境和个人发展环境中的某一项具体设施或服务几乎均能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提升其心理健康,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缓冲孤独感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冲击,这一发现为社区层面的干预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3]。

3. 社区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赋能机制

3.1. 孤独感的社会缓冲与日常陪伴的情感供给

老年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其社会资本越大,从而能有效缓冲负面压力、降低抑郁风险,对维持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保护作用[4]。对于许多老年人而言,退休后社会交往对象的急剧减少以及子女不在身边的日常空巢状态,都使其长期处于一种“有房无家”的情感孤立之中。此时,社区邻里之间哪怕是出门时简短的一句问候、清晨公园里一次熟悉的点头示意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带来的心理压力。

这种看似微小的互动之所以具有真实的心理疗效，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锚点”，即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低强度的社会联结。

与家庭支持的亲密性、制度性支持的规范性不同，社区中的非正式交往具有日常化、去仪式化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它更容易融入老年人的生活节奏之中，从而产生持续性的情感供给效应。一位独居老人每天下楼取报纸时与门卫的几句寒暄，每周参加一次社区合唱团的集体排练，每月参与一次社区组织的集体生日会，这些看似平常的互动累积起来，便构成了一张足以兜住孤独感的情感安全网。值得注意的是，情感慰藉的效果并非仅仅取决于交往的频率，更取决于交往的质量与意义感。许多老年人之所以能够通过社群参与获得明显的心理健康改善，并非因为活动本身多么复杂或专业，而在于这种参与本身重建了他们作为“被需要者”的社会身份。当低龄健康老人为高龄空巢老人提供志愿服务时，付出行为本身及其所带来的被需要感，为其注入了深刻的自我认同与价值感，这种价值感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情感慰藉。

3.2. 社会交往中的意义重构与思维校正

从认知行为理论的视角审视，老年人的许多心理健康问题尤其是抑郁与焦虑情绪往往与其认知模式密切相关。退休后的价值感失落、衰老过程中的失控感、丧偶后的无意义感，这些负面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老年人对自身处境的一种负面的认知模式，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社会价值并不再被他人需要。社会资本属于一种无形资源，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有研究指出，社会老年人社会资本和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的提升能够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提供方向，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是老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5]。

当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类活动，无论是老年大学的课程学习、互助小组的志愿服务还是兴趣社团的集体娱乐，他们都在不断地接受来自他人的正面反馈和社会认同。研究发现，邻居、朋友等友缘关系网络已经成为独居老年人重要的网络支持力量，也成为链接和贯通传统家庭血亲资源与社会资料的重要中介，在家庭支持缺乏的情况下，独居老年人可以依赖“友缘”网络的社会交往，达成“抱团养老”[6]。这些反馈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修正着老年人原有的负面自我认知，这些看似微小的正向体验逐渐积累，形成对原有认知模式的修正力量。一次成功的社区活动组织经历可能改变一位老人“我已经没用了”的自我判断，一次在互助小组中帮助他人的体验可能打破“我只是一个负担”的负面预设，每一次正面体验的积累都在为心理健康的改善添砖加瓦。

3.3. 从“被照顾者”到“贡献者”的角色转换

传统上，老年人在社会话语中常被建构为“弱势群体”，这种建构虽然为争取社会福利资源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强化了老年人的被动感与依赖感。研究发现，主流话语自上而下地塑造着老年群体用于参与社会交往与叙述生命经验的话语资源，而其中广泛存在的二元对立意识形态限制了社会与老年人自身对老去体验的想象力[7]。当老年人长期以“被照顾者”的身份示人，其自我效能感与主体意识会逐渐消解，心理健康状况也随之受到侵蚀。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身份定位剥夺了老年人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即作为社会一员持续作出贡献的机会与尊严。

社区支持网络的独特功能在于它为老年人创造了超越“被照顾者”角色的多重可能性空间。在社区互助养老模式中，低龄健康老人被动员起来为高龄、失能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种“老帮老”的互助形式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身份转换的赋能价值。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份转换不是暂时的、一次性的，而是可以通过持续的社区参与加以巩固和深化的。志愿服务对心理健康的增益效应，不仅来自活动本身带来的愉悦感，更来自参与过程中社交网络的拓展与抑郁情绪的缓解，而这两个中介变量所共同指向的，

正是社会身份的重塑，从一个独居在家的孤立个体，到一个有伙伴、有责任、有贡献的社区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支持的赋能本质上是身份角色的重新配置，是对老年人这一社会范畴的积极重新定义。

4. 社区社会支持心理健康赋能面临的现实困境

4.1. 供给与需求的错位

从供给端来看，绝大多数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的设计重心集中在生活照料领域，助餐、助洁、助浴等基础性服务构成了服务的核心内容，而心理健康关怀与精神慰藉服务则往往处于边缘化、零星化的状态。许多社区的娱乐活动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精神调节功能，但这些活动往往缺乏针对性的心理支持设计，难以真正回应心理健康困扰老年人的深层需求。从需求端来看，老年人对心理健康支持的需求恰恰在持续增长，这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构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心理健康服务鸿沟。

导致这一错位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认知层面，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普通民众，往往倾向于将养老服务等同于生活照料服务，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尚未得到充分认知与重视。在资源配置层面，心理健康服务需要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的专业人员，而社区层面普遍缺乏此类人力资源，专业人才的匮乏直接制约了服务的可及性。在制度设计层面，现行的社区养老服务评估体系对心理健康服务的考核权重偏低，导致基层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拓展这类服务。因此，服务项目的设置必须从老年人的具体需求出发，依据老年人的个体属性(如健康状态、受教育程度、居住形式等)对服务需求的差异，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与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拓展和细化设施服务内容，配置相应的功能设施与服务项目[8]。

4.2. 城乡之间的裂隙

目前，我国的社区养老支持在服务供给和设施配备上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社区养老支持在全国范围内的覆盖率和实际使用率仍然较低[9]。农村老年人口规模更大、老龄化程度更深，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本已显著劣于城市老年人，而农村社区在支持资源方面的结构性弱势更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普遍面临着三重制约。其一是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很少有持证社工或心理咨询师能够长期驻守农村社区提供专业服务，即使有短期项目支持，也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服务供给。其二是社会组织发育不足，能够承接社区服务的社会力量极为有限，农村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基层行政力量勉强维持基本服务运转。其三是公共服务经费紧张，农村社区的养老服务经费多依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缺乏稳定的本地资金来源，经费的不可持续性直接制约了服务项目的拓展与深化。

此外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困境往往与贫困、教育程度低、健康服务可及性差等多重劣势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多重脆弱性叠加的复杂问题场域。尽管政策层面一直在强调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在心理健康服务这种高度依赖专业人力资源的领域，城乡之间的鸿沟恐怕需要更为系统的制度创新和更大力度的资源倾斜才能逐步弥合。

4.3. 专业化能力的欠缺：心理服务的标准化与系统性障碍

有效供给不足是当前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难以顺利开拓养老服务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陷入“低质均衡”怪圈的制约因素[10]。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多以零散的专题讲座、偶发的慰藉活动或临时性的心理测评等形式呈现，缺乏贯穿老年人生活周期的连续性干预设计，难以实现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全程跟踪与动态管理。同时，心理健康服务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等其他服务模块之间缺少有机衔接，各项服务各自为政，协同效应无从产生，心理支持的效能被大大削弱。许多社区的心理服务高度依赖外部资源的临时性注入，外部资源一旦撤离，服务便随之终止。

在现行社区治理体系中，社区工作者身兼数职，日常事务繁杂，绝大多数不具备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资质，而引入专业心理咨询师或社工师驻区服务，又受到经费保障和人员编制等制度性约束。“有岗位无专业人员、有需求无专业能力”的矛盾，直接制约着社区心理健康支持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质量升级。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心理健康服务的本质决定了它无法简单照搬生活照料的服务模式，它需要更为细腻的沟通技巧、更为专业的评估工具、更为系统的干预方案，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普通社区工作的能力边界。

5. 社区社会支持心理健康赋能的优化路径

5.1. 将心理健康纳入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指标体系

破解社区社会支持赋能心理健康的结构性困境，需要从制度层面着手，将心理健康服务的指标化嵌入与资源化保障确立为优先事项。当前，社区养老服务的评估考核体系仍以生活照料等硬件指标为主导，心理健康支持等软性服务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偏低，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基层在资源配置上的选择性偏移。因此，有必要系统修订社区养老服务评估指标体系，明确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标准、频次要求与质量规范，使心理健康赋能从可有可无的“加分项”转变为必须完成的“必选项”。具体而言，可以建立分级分类的心理健康服务标准，对不同健康状况、不同居住状态、不同经济条件的老年人设定差异化的心理支持服务包，确保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建议在各级民政部门的社区养老服务财政预算中，设立心理健康服务的专项科目，确保该项工作具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在资金使用方式上，可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鼓励专业心理咨询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等第三方力量承接社区心理健康服务项目，以弥补社区自身专业能力的不足。此外，还应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民政、卫生健康、残联等部门在社区层面形成工作合力，避免各自为政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服务盲区。

5.2. 构建分层分类的心理支持人才培养体系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人才培养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当采取分层分类、循序渐进的建设策略。第一层级是全员普及，即对全体社区工作者开展心理健康基础知识培训，使其具备识别老年人心理问题预警信号、进行初级心理疏导的能力。这是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第一道防线，覆盖面最广、成本相对较低，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心理问题的“早发现、早介入”。第二层级是骨干培养，即在每个社区至少配备一名持证社工或接受过系统培训的心理支持专员，承担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的核心工作，包括定期评估、个案管理、小组活动组织等。第三层级是专业嵌入，即在街道或乡镇层面设立心理健康服务指导中心，由专业心理咨询师、精神卫生社工定期下沉至各社区开展巡回服务和疑难案例会诊，为社区层面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和专业督导。

这种梯队建设模式，既尊重了社区层面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困难，又通过资源统筹和专业辐射的机制设计，使普通社区也能获得必要的专业支持。在这一体系中，低龄健康老人作为社区互助养老的核心力量，也应当在专业培训的基础上参与心理健康支持工作，实现专业力量与本土力量的有机结合。

5.3. 跨越技术鸿沟的智慧养老进阶路径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与发展依赖于信息技术工具的创新，应搭建健康管理信息平台，促进信息互通共享，依托健康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和老年人等多主体间的数据共享，打通全周期健康管理的四个环节，并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需求，从而分层分类供给健康管理服务^[11]。不过面对数字鸿沟对社区社会支持公平性的挑战，智慧养老的发展路径需要进行策略性调整，从单纯的技术优

先转向包容优先。这意味着,在推进社区支持数字化的同时,必须保留和强化传统的人工服务渠道,确保因各种原因不能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不会因此被排斥在服务体系之外。具体而言,可以推行“双轨并行”的服务供给模式,线上平台面向具备数字能力的老年人提供自助服务通道,满足其便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人工服务窗口、电话热线、入户探访等传统渠道则面向数字弱势群体保持畅通,两种渠道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一个覆盖全体老年人的支持网络。

此外,加强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培训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健康赋能。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意味着赋予他们更多的社会参与选择权,这不仅扩展了他们获取支持资源的渠道,也增强了他们在数字化社会中的主体感与掌控感,这本身就是赋能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社区应当将数字技能培训纳入老年教育和服务体系,以耐心细致的方式帮助有意愿的老年人掌握必要的数字工具使用能力,同时在技术设计层面推进适老化改造,降低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门槛。

6. 结语

在现代养老服务体系中,社区作为正式与非正式支持网络的结合点,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在现代养老服务体系中,社区作为正式与非正式支持网络的结合点,扮演着极其关键的角色[12]。本文的分析表明,社区社会支持通过情感慰藉、认知重塑、社会身份重建与压力缓冲四条相互交织的机制路径,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老年心理健康维护系统。这一系统具有家庭支持所难以替代的独特优势:地理上的可达性使其具有日常化和持续性的特征,交往形式的灵活性使其能够容纳多元的主体参与方式,非正式关系网络的适度亲密性使其在情感支持与自主性尊重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然而,这一系统目前仍处于发育不充分的阶段,供需错位、城乡裂隙、专业化能力欠缺与数字鸿沟等问题共同制约着社区社会支持健康赋能功能的充分发挥。这些困境的存在提示我们,提升社区社会支持的心理健康赋能效能,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资源的简单增量投入,而需要更为系统、更具结构意识的制度设计与能力建设。

展望未来,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社区作为养老服务体系的基层单元将承载越来越多的功能期待。在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的结构性趋势下,社区社会支持体系必将从养老服务的补充力量转变为基础性力量,其在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维护中的赋能角色也将日益凸显。而如何在这一进程中既保持社区支持的人情味与亲切感,又不断提升其专业性与系统性,将是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需要持续回应的核心命题。制度保障、专业支撑与人文关怀三者并重,社区才能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真正实现对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的深层赋能,助力中国老年人在社区场域中安度一个心理丰盈、精神富足的晚年。

参考文献

- [1] 李从容,岳卓依,许彤. 休闲活动对城市老年慢病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基于社会支持、慢病数量的中介与调节作用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24, 30(2): 126-135.
- [2] 杨红荃,金怡欣. 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社区老年技能空间的构成要素与建设路径[J]. 成人教育, 2026, 46(7): 24-31.
- [3] 孙鹃娟,孙可心. 子代支持和社区环境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J]. 人口与发展, 2024, 30(5): 15-26.
- [4] 杨诗彤,李志媛,高俊岭,等. 上海市中老年人社区社会网络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24, 32(10): 752-755+761.
- [5] 李娟维. 老年人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水平及相关性[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4, 44(23): 5871-5874.
- [6] 刘亚娜,褚琪. 关于独居老年人社会交往及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基于对独居老年人“抱团养老”现象的透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3(9): 86-90+208.
- [7] 杨敏,严天欣. 老年身份话语的困境与出路——从二元对立到主体间性[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5, 39(3): 144-152.

-
- [8] 王楠, 方遥, 孙冉, 等. 面向老年人多层次需求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优化研究——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J]. 上海城市规划, 2026(1): 90-98.
- [9] 陈飞, 陈琳. 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社区养老支持与老龄健康[J]. 财经研究, 2023, 49(2): 49-63.
- [10] 刘振奋, 刘晓昀, 李运思. 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何以实现“市场突围”——基于服务链理论的案例分析[J]. 湖北社会科学, 2026(4): 102-112.
- [11] 何京津, 廖爱娣. 基于健康管理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构建和发展路径研究[J]. 卫生经济研究, 2025, 42(12): 28-31+35.
- [12] 刘青.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理论逻辑、实践困境与发展路径[J]. 湖湘论坛, 2026, 39(2): 115-124.